

馮自由著

革命逸史

初

林森



革命逸史

革命二字之由來

在清季乙未（清光緒二十一年）年興中會失敗以前，中國革命黨人向未採用「革命」二字爲名稱。從太平天國以至興中會，黨人均沿用「造反」或「起義」「光復」等名辭。及乙未九月興中會在廣州失敗，孫總理、陳少白、鄭弼臣三人自香港東渡日本，舟過神戶時，三人登岸購得日本報紙，中有新聞一則，題曰支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抵日。總理語少白曰，革命二字出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日人稱吾黨爲革命黨，意義甚佳，吾黨以後即稱革命黨可也。按日人初譯英文 Revolution 爲革命，但揆諸易所謂湯武革命之本義，原專指政治變革而言，故曰革其王命，又曰王者易姓曰革命。自譯名既定，於是關於政治上或社會上之大變革，咸通稱曰革命。今國人遂亦沿用之。

孫陳剪辮易服

余父鏡如少經商日本橫濱，營出版業，有商店在橫濱山下町五十三番，曰文經活版所。甲

午之戰，旅日華僑多避難返國，及馬關和議既成，僑商漸次東渡，余父仍有戒心，以生長香港，遂剪辮易服，求英國領事保護營業。旅日僑商之解除辮髮者，實以余父爲嚆矢。乙未余隨父居橫濱，時年十四。一日，見有久未剃頭之長衫客二人來訪余父，謂有密事相談，良久始出。後乃知來客爲孫總理、陳少白。蓋余父素以任俠好義聞於時，總理初識船上行商陳清，及洋服商均昌號主人譚發，復由陳譚介紹來見余父。不數日，總理、少白同在余店解除辮髮，衣服由譚發代製，與總理同行之鄭弼臣，則因被派回國辦事，暫未易服。

亡命客之日本姓名

最初留日之支那亡命客，多用日本姓名，以避日人歧視。陳少白留日較久，初取名服部次郎，丁酉（清光緒二十三年）孫總理自歐洲至日，亦取名中山樵，後數年復增稱高野長雄。蓋日本維新志士中有醫士號高野長英者。總理以中山二字多爲世人所知，故易新名以便秘密通信。高野之名稱是由日友平山周代擬者云。甲辰以前通函署名多用中山，甲辰以後則改用高野。同時梁啟超亦稱吉田晉，蓋慕日本漢學名士吉田松陰之爲人云。

橫濱興中會

興中會日本分會設於橫濱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會員二十餘人，衆舉馮鏡如爲會長，趙明

樂爲司庫，趙嶧琴爲書記，馮紫珊爲幹事，譚發、溫遇貴、溫芬、黎炳垣、梁達卿、鄭曉初、陳才、陳和等俱爲會員。成立未久，總理提議向各會員商借五百元作赴檀香山旅費，明樂、嶧琴爲出口商永樂和號東主，資產頗富，與總理有同屬耶穌教徒之誼。及聞總理提議籌款，乃大爲反對，且不再蒞會所，其餘各會員多一籌莫展，遂由鏡如紫珊分任此數。總理乃以一百元給少白，一百元給鄭弼臣，餘充渡美川資。總理抵檀未久，卽以五百元匯還馮氏昆仲，旅日僑商咸稱總理言而有信云。

陳少白之詞章

陳白字葵石，又號少白，粵之新會人。豐姿俊美，才思敏捷，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無所不通，有風流才子之號，惟度量褊狹，出語尖刻，人多憚之。與尤列（號少執）性情不合，每相見卽舌戰不休，然輒爲少執所勝。與中會初期缺少文士，文告多出少白手筆，總理在香港雅麗士醫學校與之同學，曾相拜盟爲兄弟，故通信皆以吾弟稱之。總理對同志中如此稱呼者，少白一人而已。據少白所談，在乙未前讀書時期，一日自香港赴廣州，同舟有鼻懸眼鏡而蓄鬚之長衫客，自稱李杜復生，謂當向客前題詩獻技，一顯身手。於是蹀躞衆中，哦聲不絕。旋得句云：萍水相逢未有期，良久不能廣續，衆敦促之，則作色謂詩以思慮久而愈工，非不通文墨者所能置喙。少白至是不能復忍，乃起言曰，先生佳句久不廣續，容小弟代爲續貂可乎？

於是吟曰：憐渠頗戀學吟詩。指其鬚曰，鬚鬚八字成官樣，復指其長衣曰，三尺咁長光棍皮。（廣州土語之咁即這樣之義，又粵人恆嘲長衣爲光棍皮。）長衫客羞愧無地，連聲小子荒唐不已。舉座爲之大笑。少白才思於此可見一斑。

楊衢雲事略

興中會最初發起人爲孫總理，人皆知之，而其第一任會長則爲楊衢雲。楊名飛鴻，原名合吉，字肇春，又號衢雲，福建漳州府海澄縣三部鄉人。少在香港國家船廠學習機械，因失慎斷右手中三指，乃改習英文。畢業後任香港灣仔國家書院教員，旋充招商局總書記，及新沙宣洋行副經理等職。其爲人仁厚和藹，任使好義，尤富於國家思想。嘗習拳勇，見國人之受外人欺凌者，輒抱不平。初與謝繼泰等創設輔仁文社於香港，以開通民智爲務。乙未春孫總理自檀島返，衢雲與之志同道合，遂加入興中會，設總機關於士丹頓街十三號，榜其名曰乾亨行，時爲乙未正月二十七日。未幾孫楊共商起義進行工作，總理任廣州軍事運動，衢雲則駐香港，任募集死士及籌劃餉需。是年秋事機漸成熟，衆議選舉會長爲建國時合衆政府大總統之預備，衢雲素有大志，堅欲得總統，謝繼泰等復擁戴之，總理不欲因此惹起黨內糾紛，表示謙退，衢雲由是當選。及重陽發難之役既敗，衢雲乃漫遊越南、新嘉坡、印度、南非洲各埠，所至皆設興中分會。以南非尊尼士堡，及彼得馬尼士堡二處爲成績最優。丙申（清光緒二十二年）

十月間總理從歐洲至日本，乃東歸訪之。總理自乙未失敗，頗咎楊當日措置失當之非，及聞衢雲抵橫濱，乃約至山下町修竹寄廬相見。是處爲同志溫炳臣、梁麒生等所設之俱樂部，總理少白常假之作會客所。時總理對楊責難備至，衢雲俯首無辭，遂相好如初。自是衢雲遂挈眷移居橫濱，以教授英文爲生活。己亥（清光緒二十五年），湘人畢永年，與哥老會龍頭李雲彪、楊鴻鈞、辜天祐諸人有聯合全國各秘密會黨，奉總理爲首領之議。衢雲於是辭退與中會會長職，并薦總理自代。未幾與中、三合、哥老三會代表在香港開會，同舉總理爲總會長。及己亥歲杪，總理謀在廣州、惠州，繼續發難，衢雲亦自告奮勇，歸香港大肆活動。庚子八月，惠州革命軍起義於三洲田，連戰俱捷，清吏震恐，南海縣裴景福乃派屬員植槐軒偕舊日黨人陳廷威到港，謁衢雲，提出和議三事：一招降黨人各首領，以道府副將任用。二准帶軍隊五千人。三給遣散費若干萬。衢雲以爲有機可乘，乃以函電報告總理，謂此乃吾黨莫大良機。如接納清吏所求，此後有所憑藉，大可爲李世民之續等語。時總理駐台灣，復電拒絕此議。無何革命軍敗退，將領多匿居香港，清吏乃集矢於衢雲，偵知衢雲設帳於結志街五十二號二樓，教授英文，乃於是年十一月二十日暗買兇徒陳林刺殺之於教授室。先是粵督德壽嘗出示懸賞三萬金購楊首級，同志多勸衢雲出洋暫避，衢雲慨然曰：男兒死則死矣，何避爲。吾寧授徒以養妻子，不忍虛糜公款，俾立一好模範爲同人先云云。卒罹於難。諸同志葬其遺體於香港公共墳場第六千三百四十八號，遺一子二女，總理在橫濱聞之，異常哀慟，乃於十二月初七日召

集同志開會追悼於永樂樓，並募集捐款千餘元，以恤其遺族。

黃詠商略歷

與中會會員黃詠商，粵之香山人，世居澳門。父名勝，任香港議政局議員，與大律師何啓有成誼。與中會成立，總理以何爲香港法律界前輩，關於法律外交事件多就商之。何介紹詠商於總理，詠商由是入黨，大得衆信任。詠商好讀易，研究甚深，嘗言物極必反，漢族已有否極泰來之象，清祚覆亡在即，吾人順天應人，此正其時云。與中會機關部命名「乾亨」，即詠商所定，蓋取乾元奉行天命，其道乃亨之義也。廣州重陽之役，詠商爲其蘇杭街洋樓一所，以充軍費，得資八千元，及敗挫，諸領袖多亡命海外，詠商獨匿居澳門，未幾以病去世。其子慶修，少經商南洋。民國後任商辦廣東銀行暹羅分行經理，從未干謁當道，蓋無人知其爲建國助舊之後云。

孫總理行醫廣告

孫總理在香港雅麗士醫學校畢業後，初在澳門創設中西藥局，懸壺問世，以外科解剖術蜚聲於時。曾在鏡湖醫院剖一砂淋，大如雞卵，權之重一兩七錢有奇，時人詫爲罕見。因營業日盛，大招葡國醫生所忌。澳門例，非在葡政府取得行醫執照，不得在當地操業。總理受葡醫

所排，遂不能在澳門立足，旋復設東西藥房於廣州洗基。以存心濟世，贈藥施醫，所業較澳門尤爲繁榮，乃添聘尹文楷助理診務。由是交遊日廣，藥房資本漸挪作別用，次年復以入不敷出，迫而收束。從此奔走上海、天津、檀香山各地，更無暇涉及醫業矣。茲附錄距今四十四年前癸巳十二月廣州中西日報所載鳴謝廣告及行醫廣告二則於次。

「其一」

孫逸仙先生學宗孔孟，業紹岐黃，合盧扁而擅專門，內治與外施並美；統中西而探奧旨，鍼砭並刀割兼長。其平生醫學精純，業經大紳諸公合詞稱頌，登諸嶺南諸報矣。余也不敏，質樸無文，偶罹牙齒之災，竟徹晨宵之痛，疾儼不伸之指，秦楚尋醫，患同如擣之心，星霜屢易。諸醫罔效，累月經時，幸遇先生略施小技，刀圭調合，著手成春，數月病源，一朝頓失。復荷先生濟世爲懷，輕財重義，藥金不受，禮物仍辭。耿耿私心，無以圖報。謹將顛末，爰錄報端，用誌不忘，聊據微悃，不特見先生醫學之良，抑以表先生人品之雅云爾。 武泌謹啓

「其二」

春盎仙城 敬啓者，本局敦請大醫生孫君逸仙來省濟世，舊歲底因事返澳度年，今已由澳回省，謹擇月之初十日開辦，所有贈醫出轎規矩，一律如前。每日十點鐘至十二點鐘在局贈診，不受分文，以惠貧乏。求醫者，須在十點鐘以前來局掛號，午後出外診症，西關收轎金一

元，城內南關西門河南等處轎金加倍，謝步隨意致送。凡延診者預早到局掛號，先生素以濟人利物爲心，若有意外與夫難產服毒等症，報明危急，無論貧富，俱可立時邀致，設法施救，幸毋觀望，以免貽誤，此佈。

洗基東西藥局謹啓

興中會四大寇訂交始末

四大寇者，革命時代孫總理、陳少白、尤烈、楊鶴齡四人之綽號也。楊爲廣東香山翠亨村人，生於澳門，家世豪富，性不羈，喜諧謔，與總理結識最早。有商店在香港歌賦街曰楊耀記，嘗在店內獨闢一樓，爲友朋聚集談話之所。總理至港，恆下榻其間。尤烈，字少紉，順德人。自幼好與洪門會黨遊，久有興漢逐滿之志。當總理習醫於廣州博濟醫院時，有尤裕堂者，早年在博濟醫院畢業，懸壺於順德鄉間，偶因事偕其族人尤少紉至博濟訪舊，道經十三行，見有博濟學生孫逸仙、鄭弼臣、鄧景暉等，因購荔枝事與水菓店有所爭執，裕堂遂向前勸解，相偕回博濟鼓談，並介紹少紉與總理及弼臣相識，是爲孫、尤二人納交之始。陳少白原名燮石，後改名白，字少白，粵之新會人，廣州格致書院（即今嶺南大學）開創時爲第一期學生。其父子橋之友區鳳墀以其少負奇氣，乃介紹之至香港雅麗氏醫學校訪總理，少白從之。晤總理後，一見如故，總理勸其改入醫校，以便晨夕切磋，少白於是遷港，同學二載，以天性不近輟學，在此期內，少紉亦在港任華民政務司署書記。故孫、陳、尤、楊四人每

日在楊耀記高談造反覆滿，興高采烈，時人咸以四大寇稱之。乙未（一八九五年）九月廣州失敗之後，總理奔走海外，力謀舉兵，百折不磨。少白在香港主持中國日報，宣揚革命，不遺餘力。少執創中和堂於南洋羣島，且發刊圖南報，開南洋革命報紙之先河。獨鶴齡蜷伏澳門，無所表見。民十，總理修治廣州觀音山文瀾閣，特招少白、少執、鶴齡三人居之，蓋不忘興中會前四大寇之舊誼云。壬辰（一八九二年）十月十五總理於醫校畢業後數月，曾與少執、少白、鶴齡、關心焉等合攝一照。開號景良，與總理同學醫校，後總理一年畢業，至今尙在香港行醫，即站立四人背後者是也。

孫總理之醫術

孫總理在香港肄業之醫學校，乃香港議政局員何啓律師爲紀念其英籍亡妻雅麗氏所設。總理在校五年，各科考試，均滿百分之數，以第一人畢業，其證書經校長及教員十三人試官八人及牧師書記署名，由香港總督羅邊臣於一八九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給發。既畢業，遂在澳門創設中西藥局，懸壺濟世，診治貧困，概不取值，人咸德之。當地有鏡湖醫院爲華人公立，向用中醫中藥施治貧病，總理屢請其兼用西醫西學，以濟中醫所不及，並願充當義務，不受薪金，該醫院竟破例從之。由是中外人士多就總理診治，莫不著手成春，稱爲國手。對於解剖術，尤爲精妙。其師簡地利恆到澳門助其工作，輒爲贊嘆不置。次年，中西藥局遷於廣州，總理遂借醫術

以納交於官紳之門，爲革命之運動。清吏以其名高學博，無疑之者，及乙未事洩，亡命海外，從此專心國事，不復從事懸壺生活，然有時偶爲親友治病，有發必中。據其母舅楊文炳所談，癸卯（一九〇三年）總理由日至夏威夷島，舊日親友，每有疾病，輒就之求診，強而後可，惟一藥便瘳，衆咸驚爲神奇。故其太夫人楊氏嘗有言，革命目的在救人，行醫目的亦在救人，等是救人，何必東奔西跑。其兄德彰曰，行醫祇能救少數人，革命則能救多數人，吾弟奔走革命多年，應始終一貫，豈可輕易變更，前功盡棄云云。聞者咸奉爲至言，戊申（一九〇八年）居新嘉坡時，中興報記者□□□眷戀粵妓金屏，偶患口疾，總理一觀其容顏，便知其所染何病，卽爲診治開方，一星期而愈。總理畢生平時不服補藥，余居東時偶見其服次亞憐，謂凡患神經衰弱者及多用腦者最宜服之，且勸余試服。余時適患腦疾，服之一年，竟獲奇效。余當日嘗叩之曰，先生如再行醫，須補習若干年而後可。總理答曰，必須用功一年，始敢問世云。

革命初期之宣傳品

興中會初期，文人墨士極感缺乏，所用宣傳工具，僅有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及選錄明夷待訪錄內原君原臣、單行本數種。同時康有爲派所出版雜誌，風行內外。戊戌前有上海時務報、澳門知新報；戊戌後，有橫濱清議報、新民叢報、神戶亞東報、新嘉坡天南新報、檀香

山新中國報、舊金山文興報、紐約維新報、澳洲東華新報等等，革命黨對之，實屬相形見絀。因是素特爲興中會地盤之橫濱、檀香山二處，竟爲保皇黨所奪。己亥秋總理始遣陳少白至香港組織中國日報，是年十二月出版，是爲革命報紙之濫觴。然因操筆政者，短於歐美新思想，頗不爲學者所重視。庚子以後，東京留學生漸濡染自由平等學說，鼓吹革命排滿者日衆，譯書彙編、開智錄、國民報續紛並起，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新湖南、江蘇各月刊繼之，由是留學界有志者與興中會領袖合冶爲一爐。革命出版物，風起雲湧，盛極一時，在壬寅（清光緒三十八年）上海蘇報案前後，已漸入於革命書報全盛時期矣。

興中會之討滿檄文

乙未興中會曾預印討滿檄文及英文對外宣言，準備於發難時頒佈中外。檄文由朱淇起草，對外宣言則由何啓及英人鄧勤（O'Chesney Duncan）黎德（Thomas H. Reid）等任之。此項印刷品，於此役事洩時，已爲黨人毀棄無餘。檄文底稿藏於雙門底王家祠雲崗別墅之石壁內，後竟失之。尙有黨人名冊及他種文告，儲雙門底聖教書樓後之福音堂，亦爲耶穌教徒左斗山等投諸井中。朱淇字彙孫，粵之南海人，長於文學，故總理以草檄事屬之。朱之兄璉生向任西關清平局書記，知乃弟名列黨籍，慮覆其家，乃使其所屬勇目向粵吏告密，期將功贖罪，是爲此役事洩原因之一。事後黨人咸集矢於朱，指爲變節賣友。獨區鳳墀力代申辯，謂於失敗之日，曾

與朱父子同舟赴香港避難，足證其冤云。朱後於光宣間，至青島創辦膠州報，黨人避難青島者，多倚爲東道主。辛亥復移至北京，改名北京日報，因持論不務新穎，殆無人知其爲革命先覺也。鄧勤時任香港士蔑英文報記者，黎德則任德臣英文報記者，當日兩報均抨擊滿清政府，不遺餘力，與中會於外交事件頗得其助。

區鳳墀事略

孫總理之漢文教師區鳳墀，爲廣州有名之基督教宣教師，總理在檀香山基督教學校畢業後，返香港乃拜區爲師，發奮學習國文。當其在港教會受洗禮時，名籍下尙署孫日新，蓋取大學湯之盤銘、荀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義，其後區爲之改號逸仙，而逸仙之名遂漸傳於世界。區長於文學，嘗在德國柏林大學擔任漢文教授數年，歸國後寄寓廣州河南瑞華坊其婿尹文楷家。總理時亦同居，所創農學會宣言卽出區手筆，大意以改良農業、挽救中國貧弱爲旨，載諸甲午（一八九四年）廣州中西日報。乙未（一八九五年）重陽失敗之次日，區亦避居香港，旋充英政府華民政務司署華文總書記。己亥（一八九九年）陳少白在香港發刊中國日報，頗得其助。其婿尹文楷初與總理同操醫業於廣州洗基東西藥局，後因黨禍牽涉，乃遷寓香港。

聖教書樓

廣州雙門底聖教書樓爲基督教徒左斗山所設，其司事曰王質甫。總理初在廣州業醫，以同教之關係，假該樓爲診察所。左篤信新學，而病重聽，有大聾子之稱，凡屬上海廣學會出版之西籍譯本如林樂知、李提摩太所譯泰西新史攬要，西學啓蒙十六種，萬國公報等類，皆盡量寄售，實爲廣州惟一之新學書店。店內後進爲基督教禮拜堂，每星期講道由王質甫兼任之。左又於衛邊街租一大廈，名曰「大光觀書樓」，陳列古今中外圖書及新舊約聖經，供人觀覽，延蘇復初主其事。左王皆先後爲興中會員。乙未廣州重陽之役，楊衢雲在香港以長短鎗六百桿，僞裝膠泥，寄聖教書樓王質甫名收，爲海關破獲，左斗山因是被捕，得美領事保釋。先是粵督譚鍾麟因聞黨人多屬教徒，密令王道台存善會同西牧師香秉文到輪船碼頭截拿，王質甫得香牧師密通消息，步行赴韶關入江西走脫。王原籍江西，乙未後避地日本，旋返廣州謀事，與官場中人頗有往還，謠傳已被粵吏買充密探，使偵伺黨人行動，故黨人遂避之如蛇蝎云。

孫總理之文學

總理自幼讀於故鄉翠亨私塾，稍長至檀香山，肄業於基督教學校，於英文雖獲優獎，而於國學自嫌淺薄。歸國後初拜區鳳墀爲師，勤讀不輟。及至博濟醫院習醫，乃延一漢文教師陳仲

堯，每日到寓教授。次年轉學香港醫校，陳亦同行，遂仍日就陳讀，至港校畢業時，所學亦已大進，人咸訝其進步之速，迨後迭在澳門廣州業醫，仍手不釋卷。甲午（一八九四年）嘗草上李鴻章書，過上海時，就正於太平天國狀元（？）王韜，王爲易數語而已。丁酉（一八九七年）在橫濱撰討滿宣言，分派華僑商店，有「侵三江而踞兩湖直搗燕京」之句，殆脫胎於王勃滕王閣序。甲辰（一九〇四年）在檀香山與新中國報筆戰，特撰「駁保皇報」一文，載於隆記報，又在舊金山爲洪門致公堂手訂致公堂重訂新章要義，及新章規程八十條，皆自出心裁，不假人手，爲海內外人士所傳誦。總理生平不喜讀小說，而於小說之章回目則頗嫻熟。丙午（一九〇六年）居東京時，嘗做小說體，戲撰一聯贈鄧慕韓、陳和二人云：「鄧師爺廚房演說；陳和叔冷巷失鞋。」蓋鄧綽號師爺，時章太炎、張溥泉、田桐、胡漢民等日在總理寓所高談革命，鄧在座無從置喙，乃入廚下，向廚子陳和及日本下女大講時政興高采烈，聲震戶外。陳和亦屬同志，性好賭，常以買菜錢供一擲；有一次因賭輸金盡，乃揚言在冷巷失其鞋，欲總理給資再購。冷巷係粵土語，卽俗稱走廊，日本建築，走廊設於室內，日俗席地而坐，鞋履均置室外，走廊決無失鞋之理。廚房演說及冷巷失鞋二事皆屬罕見，故總理以此嘲之。

檀香山興中會

檀香山爲興中會發源地。總理於癸巳年在廣州廣雅書局抗風軒嘗與尤列、陸皓東、鄭士

良等有此建議，惟無具體組織。甲午秋，因至天津上書直督李鴻章條陳改革，爲李所拒，遂遊檀島，向舊日親友求助。總理少在檀島基督教學校肄業，同學及故舊至衆。其兄孫眉、號德彰，爲夏威夷宜島大畜牧家，富甲全島，有牛千數百頭，土人咸以「茂宜王」稱之。其時華僑風氣尚未開通，聞總理有作亂謀反言論，咸謂足以破家滅族，雖親戚故舊亦多奔避不遑。總理居檀數月，苦心孤詣，僅得同志數十人；初假卑涉銀行經理何寬宅開會，參加者有何寬、李昌、鄧蔭南、鄧金、黃亮、鍾本賢、劉祥、劉壽、黃華恢、曹彩、李祿、劉卓等十餘人，卽由總理提議定名曰興中會。衆舉總理爲會長，李昌、何寬、黃華恢等分任幹事。總理提議發行革命債券，規定成功日加倍償還，前後約得香港銀數萬元。是年冬，總理歸國，將有事於廣州。檀島同志隨行者有鄧蔭南、陳南、宋居仁等數人。己亥冬，梁啓超奉康有爲命赴檀島開辦保皇會。時總理與梁方謀聯合改組新黨，友誼至篤。梁矢言此行決不違反初衷，必於改組新黨事大有裨益，特求總理作函介紹其兄德彰及興中會同志。總理坦然不疑，竟從所請。梁於是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抵檀，持總理介紹書謁李昌、何寬、黃亮、鄧金、卓海、鍾本賢諸人，頗受歡迎。梁是時有書致總理云：「逸仙仁兄足下：弟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抵檀，今已十日。此間同志大約皆已會見。李昌兄誠深沉可以共大事者。黃亮、卓海、何寬、李祿、鄧金、皆熱心人也。同人相見，皆問兄起居，備致殷勤，弟與李昌略述兄近日所布置各事，甚爲欣慰。令兄在他埠，因此埠有疫症，彼此不許通往來，故至今尙未得見，然已彼此通信問候。」

矣。弟此來不無從權辦理之事，但兄須諒弟所處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輩既已訂交，他日共天下事，必無分歧之理。弟日夜無時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時日，弟必有調停之善法也。匆匆白數語，餘容續布。此請大安。一月十一日」云云。（原書現由余保存）梁復赴茂宜島訪孫德彰及總理母舅楊文炳。德彰招待優渥，且令其子昌執弟子禮。梁至檀數月，即提議組織保皇會，因對興中會員不易措辭，乃謾稱名為保皇，實則革命。李昌等以彼為總理介紹，不知其詐，竟為所愚。於是興中會員多變為保皇會員，大勢為之一變。先是檀埠疫癘盛行，美國官吏縱火大焚疫區，以杜傳染，華人財產損失不貲，因而仇恨外人之觀念日熾。梁知人心可用，乃昌言惟保救光緒復辟，始能拒禦外侮，僑商信之，捐助勤王軍餉者大不乏人。梁居檀半載有餘，募得款項華銀十餘萬元，另招上海廣智書局股銀五萬元，至七月十八日始啟程返日本。總理初聞梁專心組織保皇會，嘗馳書責其失信背約，梁竟無辭以答。及孫眉使其子昌隨梁至日留學，總理惟有深悔無知人之明耳。甲辰（一九〇四年）春，總理自日本渡檀。時與中會員多已變節，存者寥寥可數。保皇會有機關新聞曰新中國報，主筆政者為前澳門知新報記者陳繼儼，攻訐革命，不遺餘力。同時該埠有一舊式報館曰檀山新報，又號隆記報，為總理戚屬程蔚南所主辦。總理感於勢孤寡助，乃自撰論文，與陳繼儼大開筆戰，嘗為「駁保皇報」一文以警告保皇會員，并助程將隆記報重新改組，特函托余介紹中國報記者陳詩仲至檀擔任筆政。適陳詩仲已就新加坡圖南日報之聘，乃改延張澤黎（號霽伯）任之。總理以將赴